

# 沈宗瀚自述 下

沈宗瀚 著

晚年自述

傳記文學

顧問 戚露茜  
主編 王瑞智

黃山書社

傳記文學

---

# 沈宗瀚自述

下

晚年自述

沈宗瀚 著

黄山书社

晚年自述



## 自序

本书是我五十一岁至八十岁的自述，继续我的“克难苦学记”与“中年自述”而写，自民国三十四年秋抗战胜利叙述至一九七五年。这是<sup>①</sup>世局多变之时，我任职“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大陆迁台湾，工作范围很广，与国内外关系很多。兹按工作的进展及其地区分为大陆一期台湾四期，摘要记述。

民国三十四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首去北平接收华北农场，三十五年回南京重建孝陵卫中央农业实验所，并参加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考察全国战后农业情况，共同建议战后我国农业政策与措施。三十七年十月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南京成立，我任委员，设计推行粮食增产、土地改革、兴修水利等，是年冬共军南侵，本会迁广州，次年八月再迁台北。此为第一期。

自民国三十八年来台，迄今已二十五年，因局势安定，人才集中，工作效率颇高。以前我在金陵大学教书研究限于作物遗传与育种，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时扩展至全国粮食增产，在农复会则扩展到农、林、渔、牧、水利、农民组织、农业金融、农业经济、乡村卫生、家庭计划与国际农业合作等。

农复会是中美两国政府合办的机构，经费由美国经济援华项下拨付，至一九六五年停止。在此期间农复会协助政府推行土地改革、

---

<sup>①</sup> 此处删去4字。

改组农会、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等。一九五〇年代农村劳力过剩，技术改良着重于多用劳力，以增加农业生产，不特供应国内人民消费与工业原料，并大量外销争取外汇，增加农民收益。

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台湾农业的发展及成就逐渐为友邦所重视，农复会开始推行“国际农业技术合作”。一九五九年首应越南政府之邀，派驻越农业技术团；一九六一年冬本会又奉命派农耕示范队去非洲赖比瑞亚（Liberia）工作，成效显著，极受欢迎，政府乃扩大范围，由“外交部”、“经济部”、“农复会”暨省农林厅合组“中非农业技术合作委员会”主持，先后派队至非洲若干国家，并扩展至中南美各国，被誉为“农业外交”。以上是我在台工作第一期亦是美援农业时期。

在此期间，令我难忘的，是国际会议情势的迥异。民国三十二年五月美国发起战后世界粮农会议，邀我国派代表团参加，我为代表之一。当时我国为四强之一，极受各国敬重。开幕时，美国代表致开会词，我国首席代表郭秉文致答词。我国提案或建议均获通过。会毕，粮农会议临时委员会聘我为技术顾问。但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粮农会议，我仍代表出席，英国代表团竟提议“取消国民政府代表，改让中共代表出席”，<sup>①</sup>但我极为愤慨。一九六三年我出席“联合国科学与技术应用会议”，苏联代表又图排我纳共，经我代表驳斥，及非洲国家多数因我农耕队成绩优异而支持于我，苏联计谋遂未得逞。一九七四年九月英国 Reading 大学举行第二届国际农业变化研讨会（Second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ange in Agriculture）邀我参加，并担任东南亚区域组召集人。会员二百五十余位，来自五十余“国家”，未邀请苏联与中共参加，但只极少数国家与我有外交关

<sup>①</sup> 此处删去15字。——编注

系。当讨论我的论文“台湾农会”时均赞誉台湾农业成功，尤以农会可为其他国家仿效，足见我“国”在外交上虽渐孤立，惟在国际学术上仍极受重视。

台湾经济型态原为农业经济，我“政府”采取“农业培养工业，工业发展农业”的政策，故在一九五〇年代注重农业发展，增加农业生产与农民收益，同时亦利用美援培养工业。自一九六一年起，工业发展极为迅速，渐变为农工混合经济。

一九六四年蒋梦麟先生逝世，我继任农复会主任委员，责任加重，而一九六五年美国经济援助停止，农复会经费由中美发展基金拨付，大为减少。同时工业发展迅速，农村劳工转业工商者增加，农业工资随以增高，以前多用劳力的农业渐变为多用机械与节省劳力的农业。农复会工作方针亦随之改变，加强研究以解决当时生产的困难。故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〇年可称为台湾农业型态转变时间，亦是我在台工作的第二期。

“政府”鉴于农业生产萎缩，农民收益下降，于一九六九年宣布农业新措施。又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由“经济部”农复会与省政府策划实施。以农复会秘书长任执行秘书。并拨专款二十亿元为一九七三年与一九七四年推行经费，交农复会统筹办理。此款较农复会每年经费三亿八千万元多三倍许，工作亦大增加。本会同人深感责任重大，夙兴夜寐，努力不懈，迄今实施二年馀，农业生产与农民收益均渐增加，颇显绩效。这是我在台工作第三期。

近年来政府提倡人事退休制度，以利新陈代谢，老可休息，少可新进。一九六八年，农复会成立二十周年时，我已七十二岁，曾洽请退休，未获准许。一九七二年夏“行政院”改组，我又请退休，亦不允。至一九七三年夏始奉准退休，主任委员由秘书长李崇道博

士继任，深庆得人。我被聘为农复会顾问，处理国际农业合作事宜及参加会内农业主要会议。卸去行政责任后，得多有时间实地观察，多研究当前问题，多读书写作，从我所好，至感轻松。这是我在台第四期。

在台生活安定，公馀喜爱写作，多系对工作记录与调查报告予以融会贯通并加评述，计中文农书三册，英文农书三册，“自述”三册（包括“克难苦学记”、“中年自述”与本书）主编中英文农书各一本及中英文短作约三百篇。从我的著作目录可略知我国大陆（在<sup>①</sup>前）及台湾农业发展的过程。

此书内容计分（一）五十岁以后的工作，（二）参加国际会议及考察，（三）生活与家庭，（四）著作目录。从此书可以略知台湾农业已由以劳力为主的农业，转变为以机械化与资本为主的农业；以增加农业生产与农民收益，使与非农民收益接近，诚非易事。就我个人方面言，从三十七年起任职农复会，尽心竭力，改进农业，未负早年苦学之志。今届望八之年，写此回忆录以资反省，深信努力耕耘必有收获，纵有时仍不免因台风豪雨而告歉收，然已尽其在我矣。

“克难苦学记”及“中年自述”出版时，均蒙胡适之先生赐题封面，适之先生毕生提倡传记文字，我得他的鼓励很多。此书付梓时，他已逝世多年，本书封面特再集他生前的手迹，以示仰慕与纪念之意。

沈宗瀚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节台北

<sup>①</sup> 此处删去2字。——编注



# 晚年自述目录

自序 .....	325
第一章 五十岁以后的工作 .....	331
一、胜利后接收华北农场 .....	331
二、参加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 .....	336
三、重建中农所与筹设农复会 .....	351
四、在台湾初期与出席粮农会议 .....	369
五、约集财经“首长”实地视察农业，共谋农工 贸易金融之配合发展 .....	377
六、农复会与台湾经济发展 .....	380
七、国际学人对台湾农业发展之评议 .....	387
八、当前农业措施之管见 ——增加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福利 .....	399
九、国际农业技术合作 .....	404
十、筹设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 .....	408
十一、土地改革训练所之成立与绩效 .....	424
十二、退休后工作 .....	430
第二章 参加国际会议及访问考察 .....	454
一、我“国”协助菲律宾土地改革与农业革新 .....	454

二、“中华民国”农业友好团访泰 .....	459
三、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 .....	462
四、出席联合国科学及技术应用会议 .....	464
五、考察美国农业 .....	477
六、洛氏基金会邀游 .....	479
第三章 生活与家庭 .....	481
一、信仰 .....	482
二、同事 .....	483
三、容忍与择善固执 .....	486
四、健康 .....	491
五、家庭与小病 .....	492
六、儿女情深 .....	498
第四章 著作目录 .....	501
一、中英文农书各三本摘要 .....	502
二、自述三本摘要 .....	506
三、著作卷目 .....	507
姚跋 .....	姚朋 535
刘跋 .....	刘绍唐 539

## 第一章 五十岁以后的工作

### 一、胜利后接收华北农场

民国三十四年，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部周寄梅部长问我愿去何区接收，我选择了东北区。那时我任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兼代所长，希望接收吉林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因日人设立该场，已三十二年，规模宏大，研究改良小麦大豆高粱及牛羊等很有成绩，接收后可成为改良东北农业的中心。周部长遂于十月间任命我为东北区特派员。后因苏联帮助共<sup>①</sup>，不能前去。十二月上旬周部长派我去北平接收日军新设的华北农事试验场。这是日人研究改良华北农业的中心，规模极大，包括农业畜牧林业，日本职员约四百人均为高级职员，包括场长，各单位主任及技术人员；中国职员约三百人，均为低级。照盟军总部规定，日人在数月内要全部遣返。我很想及早去北平，能向日人直接接收研究工作，使研究记录与设备不致损失，工作能继续进行。故赶造接收经费的预算。农林部与行政院都很快的于十二月中旬批准。我约了中农所八位技正，一位会计，及中央畜牧实验所一位兽医技正连我十一人同去接收。

十二月间重庆去北平的人数很多，飞机座位都早排定。我很想

<sup>①</sup> 此处删去3字。——编注

十一人同去，但定不到座位。农林部华北区特派员徐廷瑚先生已先去北平接收，我不是特派员，且仅接收一个机关，得不到飞机座位的优先权。最后东北行营以我东北特派员名义，帮我留了一个飞机座位，于十二月二十日八点一刻从白市驿飞机场起飞，一人先去接收，我在机上预料接收的困难，殊为担心，默祷神助不已。飞过四川梁山陕西安康等山区，均云雾弥漫。过河南新乡，到华北大平原，天高气爽，心神为之开畅。下午二时半（重庆时间下午一时半），安降南苑飞机场，进城宿西城宣武门内东北行营。

二十一日我去看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孙越崎局长，商洽接收事宜。他说北平市政府已于十一月间派华国谟接收华北农事试验场，人事复杂，嘱我留心，我托他次日上午顺道去看农场，为我介绍。我又去见农林部特派员徐廷瑚先生洽谈，他谓十二月份该场经费要我支付。我答：重庆行政院给我“接收周转金”自明年一月一日才开始可用。

是日下午华国谟君来谈并欢迎我去场主持。

是晚我搬入东交民巷东北行营宿舍，这是旧日本正金银行，我住二楼很宽大，可容我们接收的十一人住宿，有暖气，非常舒服。

二十二日星期六九时许，为接洽接收事，我去见北平行营李宗仁主任及省政府孙连仲主席取得联系。继访北平市政府公用局凌勉之局长，系我旧友，他说先派华国谟临时接收华北农场，后闻我将来北平，已命他准备移交。又说场内人事复杂情形及郊外治安不好，嘱我诸事谨慎。

十时余，我去西直门外华北农事试验场，场在大钟寺与大佛寺间，占地二千余亩，大洋房二十余座，设备甚好。华君迎我入场长室，谓：“孙越崎局长已于九时来过，对你推崇备至。”我遂约集前场长田口均一博士及各技术主任谈话，均为日人。我先听取他们报

告工作及意见。中富与稻冢言改良棉花小麦品种的产量超出本地品种百分之四十。我于他们报告完毕，略问在何种状况及多大的区域得到百分之四十的增加。他们不能精确答复。

午后听取总部各主持人报告，他们均为中国人，由华君就场内旧人派任以替日人。我勉励他们照常工作，并负责保管财产。谈话毕我参观农业部各研究室包括作物、土壤、虫害、病害、水利等，仪器设备好而且多。

参观毕，我到畜牧研究室与田口谈，称赞该场设备良好，尚有未完成者，我希望能逐步完成，研究工作照常进行。并望他详言该场计划及问题。他是畜牧专家，能说英语，故我们可以直接谈话。我亦嘱华君草拟明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晚带该场概况及若干重要报告回城，以备夜间及次日星期阅览。

战时日人在华北的农业机构分三大类：一、试验研究机关，二、实施推行机构，三、食粮生产与供应的机关。这三类机构的工作联系配合很好，可惜我们接收时，农产加工为经济部接收，运销为粮食部、贸易部、花纱布局接收，将原来的系统分散以致效用减少。

这是我们政府于接收前缺少研究而无整个计划所致。农事试验研究机构以华北农事试验场为主，场中设十科与支场及原种圃等，组织庞大复杂，我尽力保持其系统之完整。

华北农事试验场所设十科之主要工作：为品种改良、耕作方法、园艺、土壤、肥料、植物病虫害、水利、家畜、造林及农业技术人员之养成等。除北平总场外，在军粮城、济南、石家庄、大名、青岛、开封、太原等处设有支场，研究各地的特殊问题。又有各种试验地，例如徐州小麦试验地，昌黎果树试验地。又设采种圃及原种圃栽培各地适应的优良品种，如保定原种圃，临汾原种圃，泰安原种圃，临清原种圃等。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我八时半到场，十时约集全体职员谈话。勉励同人安心努力工作，以诚相见。最后略言我在四川八年抗战，目睹人民流离死亡，我自己亦弄到家破人亡。在北平三天看到日人投降后的痛苦，使我特别忆及我的日本好友寺尾博博士的远见。民国十五年十月间第三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在东京开会，我是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会议，宣读论文，题为“棉花品种的驯化”，为我的遗传育种研究。寺尾博博士为水稻遗传育种学权威，赞誉我的论文。开会期间，我们时常交谈。会毕他约我于夜间到他家茶叙深谈，他问：“你昨夜去何处？”我答：“东亚协会。”他皱眉曰：“该会由军阀、财阀政客组织，口言亲善，实要灭亡中国。中国果亡，日本亦亡，你不要与他们来往。”相隔二十年，他的话完全变为事实，你们和我都受到这样惨痛。“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中日人士，现在要诚意合作，重建中国农业。我言毕，田口、中富、大技等人擦泪前来，紧握我手，连言：“竭诚协助。”田口与中富又说：“我们是寺尾博的学生，老师卓见实可钦佩。”以后日人工作很好，田口在行政方面给我很好意见。可惜到了次年三月日人受盟军统帅部命令都陆续回国。

十二月底留在重庆的十位同事都飞到北平，开始接收。我分别介绍他们与场中各单位主管日本人洽谈过去的工作与试验记录及将来计划，然后按照日人所造的财产清册点收。会计甘君接受账簿及现金等。技正朱凤美接收植物病虫害工作，刘廷蔚接收昆虫，章锡昌与张宪秋接收作物，戴弘与叶和才接收土壤肥料，沈隽接收园艺，蒋德麒接收水土保持，马闻天接收畜牧兽医。这九位技正留学美国英国法国或日本，在国内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在学术上多比日本专家高明。故技术工作的接收，极为圆满，且重要试验均继续进行。

接收后最困难的是财产保管。我初到时就听说场中器材已被偷

去不少。西山有共<sup>①</sup>八路军，夜间时来西郊<sup>②</sup>。场内宿舍很好，无人敢住宿。三贝子花园离场不远有国军驻扎，军纪极好。探悉军长原在胡宗南将军部队。我就去拜访并谈及我与胡将军的友谊，他遂派士兵二十五人来驻农场保护。数日后我们十一人均住宿场内，其他职员亦陆续来住，从此盗窃绝迹。

总场接收完毕，我派中农所技正同本场旧职员分去军粮城、石家庄、青岛、济南接收支场。其他支场及种子场因交通与治安关系不能派人前去接收。我在本场多与日人检讨过去技术工作及将来计划，又请朱戴两兄（留学日本精通日语）摘译重要日文报告及著作，以多明了日人原来计划及成绩。

根据报告并参考作物改良品种的标本，我发现一重要而有趣的事实，即华北农事试验场所育成的小麦品种华农一号，华农二号，华农三号，华农四号，华农五号，华农六号，实系抗战前金陵大学与北平燕京大学，山西太谷铭贤学校，济南齐鲁大学，开封济汴学校，徐州江苏农事试验场等合作改良育成的，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已陆续繁殖推广。我自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任教金大，主持小麦育种，故我一见就熟悉。华北农场日人选定它们为推广品种给新名称，冠以“华农”两字。该场所推广的小米与高粱品种亦系金大与上述农场合作育成的，而另给新名称。不然华北农事试验场在民国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始正式成立，哪能育成这样多而好的新品种。

农场技术工作，渐入正常，总务人事比较复杂，人数多，而办事得力者少，理应裁人。我请华国谟君任总务长，一月中旬他向我

---

① 此处删去1字。——编注

② 此处删去10字。——编注

密告总务部全体职员要向我辞职，我嘱他代我慰留，过了两天他将全体辞职的信给我，我说：“这样迹近威胁，我不能接受。他们如真心要辞职，可各人分写个别辞职信。”他就收回全体辞职信。过了数天，我收到十馀封个人辞职信，对不得力者我就陆续批准辞职，得力者加以慰留。以后华君辞职他就，总务部遂改名总务处，人员经费大为缩减。

农林部在南京已设中央畜牧实验所及中央林业实验所。我接收华北农事试验场后，遂将该场畜牧科改隶中畜所，林业科改隶中林所，其余八科隶中农所称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预算人员照此划分。农业畜牧林业工作仍力求联系配合。以后我请中农所技正戴松恩博士任场长。我于五月间回南京孝陵卫中农所本所工作，所中建筑已于战时炸毁，须重建也。

①大陆后如何接收改组②机构，有关方面正在积极讨论与准备。回忆日本投降后接收华北农场的经过，或可供他日接收的参考。

## 二、参加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

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简称中美农业团）是第一个中美两国政府联合组织的农业团体。该团报告书为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美国国会讨论经济援华时最具价值的参考资料，对于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产生有极大关系。这在农复会报告第一册（见节末“参考文献”1）言之甚详。

民国三十五年春我接收华北农事试验场完毕，就开始筹备及参

① 此处删去2字。——编注

② 此处删去2字。——编注



加中美农业团，该团经过不少困难曲折，才于年十一月完成报告书，圆满结束，增加了中美人士对于两国联合组织的经验与信心。

## 起 因

民国二十一到二十六年我国农业教育、研究及推广的进步很快，博得国际赞誉。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校与研究机关随政府西迁，与国际学术文化隔绝。图书仪器与试验场所简陋，公教人员生活穷苦。以致学术进步与农业改良均甚迟缓，粮食棉麻及外销农产品的增加均甚困难。民国三十二年政府派邹秉文、赵连芳与我及其他专家赴美参加战后世界粮农会议。这会议是由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起的。会后我们三人分别参观美国农业，因我国战时为四强之一，故考察时备受美国农部及州立农学院的优待。他们对于我们的农业问题甚感兴趣，并愿合作协助。

民国三十三年起，胜利在望，国民政府注重战后重建的设计，设立中央设计局。当时我任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兼任该局设计委员及农业组主任，负责战后农业设计。行政院设立善后救济调查设计委员会，农林部设立农业复员专门委员会，我均为兼任委员。美国农部陶逊（Owen L. Dawson）于是年四月奉其政府派遣来重庆，参加上述的行政院及农林部两个委员会。他在战前曾任美国大使馆农业专员，是我的老朋友，故常来北碚中央农业实验所畅叙。我与他详谈我对战后农业重建的希望：中国政府经费困难，农业人才缺乏，公教人员待遇太低，生活穷苦，战后单靠中国政府自己的力量，重建必极迟缓；如能仿照以前金陵大学农学院与康奈尔大学及世界教育会的合作改良种子的办法（见节末“参考文献”4）扩展为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农业合作，借以得到美国技术与资金的援助而加速中国农业的重建，增产粮食，扩展外销，对于中美双方均有